

# 警惕反對派奪權持久戰 愛國者須毫不留情回擊

梁立人 資深傳媒人



梁立人

頂天立地

香港的「顏色革命」已經展開了，它以爭取民主為旗號，以和平、非暴力作掩飾，以搞亂香港為手段，以癱瘓政府運作為目的的持久戰，讓香港像一氧化碳中毒一樣漸漸缺氧窒息死亡。我們不應該縱容任何搞亂香港，分裂國家的言行，所有支持香港回歸的愛國者都必須義無反顧地挺身而出，組成一道不可逾越的高牆，為國家民族尊嚴，為自己的切身利益作毫不留情的回擊！

最近，香港中文大學校長沈祖堯先生慨歎：「現在的香港已不再是我熟悉的香港了！」這句話相信不少人都有同感。事實上，香港近年亂象頻生，政制之爭越演越烈，遊行示威無日無之。最近，激進反對派更在立法會演出一連串的暴力行為，企圖癱瘓立法會。中央政府雖然多次表明支持特區政府依法施政，但特區政府卻處處受制。

## 香港的「顏色革命」已經展開

很多人都認識到，香港的中西政治角力已進入你死我活的巷戰，其實絕不止於此。可以說，香港的「顏色革命」已經展開了，只是這場「顏色革命」有別於其他地區，它沒有暴力行為，也不會短期內一決生死。它以爭取民主為旗號，以和平、非暴力作掩飾，以搞亂香港為手段，以癱瘓政府運作為目的的持久戰，讓香港像一氧化碳中毒一樣漸漸缺氧窒息死亡。除非中央政府交出香港的管治權，否則這可怕的黑手絕不會鬆開。

這並非聳人聽聞之談，事實已經非常清楚。回歸17年

來，除了由中央政府委任的香港特首例牌會受到非理性的攻擊，稍持愛國立場的官員和社會人士，同樣會遭受極其殘酷的迫害。之前的梁錦松、葉劉淑儀就是無法忍受反對派的迫害憤而辭職。照今日的情況所見，林鄭月娥、吳亮星等堅持原則的忠貞之士也備受攻擊。如今中國形勢大好，共產黨領導穩如泰山，為什麼香港卻未能受到國家的蔭庇正常發展呢？原因很簡單，那就是我們錯估了形勢，看不到國際反華勢力及其代理人的惡毒，將反對派奪權的持久戰當成是民主社會正常的政治角力。

## 反對派仿效「台獨」手法奪權

從事實可以看到，香港反對派所採用的戰略和「台獨」民進黨手法一脈相承，民進黨就是依靠議會暴力、社會運動和無所不用其極的宣傳手法令台灣變天、今日香港的反對派，同樣也照辦煮碗，再來一次。雖然，香港有基本法作依據，有中央政府作後台，要變天絕不容易。但是，香港的反對派有比民進黨更為有利的社會基礎。首先，他們有英國殖民政權

建立起來的上層建築，無論在知識教育界或是司法系統，都有大量親西方人士，組成實力強大的政治團體，這是民進黨也自歎不如的。第二，反對派操控了香港輿論。翻手為雲，覆手為雨，反白為黑，習非成是，隨時可製造事件，撒豆成兵。第三，香港教育沿用西方教育為基本，無論是大學、中學和小學，大部分都操控在那些傾向西方文明、對紅色中國懷有恐懼感和成見的人手上，尤其是中小學，一半以上是由宗教力量所控制，為反對派提供和訓練了無盡的兵源。由此可見，香港雖然回歸，但中央政府所能掌控的極少，特區政府雖然得到中央政府授以管治權，卻無從發揮應有的影響力，相反處處受制。17年來，雙方角力持續，縱然反對派的企圖無法得逞，但特區政府施政亦寸步難行。

表面所見，特區政府有行政權，更享有大量資源，本應有主動權，其實不然，因為更多的社會資源掌握在反對派手上，加上他們有深諳政治遊戲謀略的西方強國暗中出謀劃策，大有四兩撥千斤之能。其他不必說，光是立法會的拉布遊戲，便足以令政府左右支絀。一項議程的拖延，便可令政府增加數十億的開支。由此可見，明刀明槍的抗爭並不可怕，可怕的是連綿不斷的社會運動，尤其是這種運動已成為常規，已成為政治博弈中的持久戰，無論政府有多強，家底有多厚實，也總有一天會被累垮。回歸之前，香港是內地人心目中的天堂，但時移勢易，香港已被北京上海深圳廣州等內地城市隨後趕上。事實擺在面前，香港的競爭能力已大不如前，香港人的生活水平每況愈

下。如果我們找不到適當的對策，任由這種環境延續，那香港要到哪一天才能撥雲見日呢？50年不變，難道要等到2047香港才能有真正的回歸？

我們必須醒覺，今日香港的政治紛爭已非同小可，這不是普通的意見相左，而是「顏色革命」的變種，我們不會向反對派白旗，但香港可能在這種小打小鬧的持久戰中被拖垮，要重建香港的經濟繁榮，說不定要再經過另一個一百年。

## 不能縱容反中亂港言行

香港是700萬香港人的，同時也是13億中國人民的，我們不應該縱容任何搞亂香港、分裂國家的言行，哪怕他們打着民主、言論自由的旗號。因此，所有支持香港回歸的愛國者都必須義無反顧地挺身而出，組成一道不可逾越的高牆，為國家民族尊嚴，為自己的切身利益作毫不留情的回擊！

然而，光憑一腔義憤是無濟於事的，特區政府和有關人士必須拿出實際有效的政策，改變今日的現狀，盡快結束反對派發動的持久戰，若任由香港被一群政治蛀蟲蝕蝕，以致百年基業頹然倒塌，我們不但無法向700萬人交代，更有愧於曾經忍受了殖民百年恥辱的歷代祖宗。

# 說白皮書架空基本法乃無中生有

鄭赤琰 前香港中文大學政治與行政學系系主任

# 言論自由不是絕對

國務院發表總結成功實踐「一國兩制」的白皮書，反對派便發動輿論攻勢，刻意歪曲白皮書，甚至無中生有，說基本法被白皮書取代了。至於如何取代，卻不需要邏輯，更不去證明基本法哪一條被取代。事實上，白皮書並沒有取代或架空基本法。早於中英談判時，香港只能由中央授權的政治定位便已確立，司法機構也是「治港者」一部分，如果不和行政立法機構與國家意識形態保持一致，三權政治立場各走極端，互不配合，便大亂了。白皮書有關「一國兩制」的總結，哪一點有錯？一些人對白皮書指鹿為馬，真是可悲！



鄭赤琰

白皮書發表後，港人的反應莫衷一是。贊成者謂香港回歸17年取得不少成就，也有不少需要檢討的地方，中央在此時來一個「說白」，正合其時。而反對者卻大有意見，基本上還是一貫的看法，認為中央不斷在收緊特區政府的管治權。為了要爭論這點，反對派在白皮書上大做文章。總括反對派的論點，本文提出以下討論：

第一，白皮書不是憲法條文，無可能取代或架空基本法。

反對派發動輿論攻勢，甚至發動群眾上街遊行抗議，就是刻意去歪曲白皮書，甚至無中生有，說基本法被白皮書取代了，至於如何取代，卻不必要甚麼邏輯，更不去證明基本法哪一條被取代。試想發布白皮書的是國務院的新聞辦公室，要立廢基本法是國大的職權，國務院負責行政工作，人大負責立法工作，行政權去廢掉立法權，人大去了哪裡？這種指鹿為馬的行為是出自香港法律界、新聞界、政界，甚至還有學界，真是可悲！

第二，白皮書說明香港特區的管治權來自中央的授權，這點有錯嗎？不是基本法寫明的嗎？

反對派一見到香港管治權來自中央授權便憤憤不平，說香港本身應有的自治權被白皮書剝奪了。不平的人振振有詞，認定道理在他們一邊。

其實香港的政治定位，早於中英開始談判時，已被雙方確定。即香港、九龍、新界是被英帝國用不平等條約所搶佔過去的，中國從不承認這三個條約。本來英方代表還想在中英雙方代表談判之外，再加入香港代表，即成為「中英港」三方代表「平起平坐」進行談判，但為中國所拒，理由是香港原本就是中國主權下的一個地方，如果被英國搶佔後便可成為一個獨立的政體，可以自決政治主權的話，香港代表便大可不受中英方方的左右，自行宣布獨立建國了。英方自知理

虧，不再堅持香港代表權的問題，而結束三方代表的「三腳貓」的爭議，也正說明香港主權的政治定位不成立。後來中國在制訂基本法時，確定了主權在中央，也因為顧及香港在英國管治一個半世紀的歷史背景，怕港人一下子不適應國家的社會主義制度，特別用「一國兩制」的辦法，授權香港特區政府照舊用英國留下來的制度，五十年不變。

由此可見，所謂香港有「自決權」的問題，早就在中英談判開始時，已有了定位，白皮書有關中央授權的說法沒錯。

第三，白皮書說行政、立法、司法都是「治港者」的一部分。這點有錯嗎？

大律師公會首先大表異議，甚至還號召同業穿黑衣示威抗議，指白皮書損害了香港的司法獨立。

白皮書說行政、立法與司法三權都屬政府機器的一部分，並沒錯，即使用西方「三權分立」的政府架構去看，也都沒錯，因為三權分立並非三權互不相關，互不開關，三權分立的關係定位還有一個原則，就是三權互相制衡，即三權互相制約但也要平衡，不能互相傾軋，要平衡才能三權適得其分去運作。獨立司法權說的是掌司法的法官辦案有自己一套的司法程序，即要怎麼審案，怎麼判案，有一套司法制度，行政或立法兩權不能橫加干預，至於三權的政治立場在國家的意識形態的哲學價值觀下，不可能三權各走極端，你行資本主義制度的價值觀，我行社會主義的價值觀。我反恐，你護恐，國家便大亂了，因此獨立司法權也者，不能連政治也有自己一套，即嚴守政治中立於行政與立法之處，天下眾多國家的司法獨立沒有這麼一回事。

因此，說白皮書奪掉香港獨立司法權是言過其實，香港特區又沒抄掉任何法官，也沒改變司法條例，又沒由中央派法官來管司法，何來破壞獨立司法權？

報，學生應珍而重之。然而，在嚴肅的會場內，竟然有部分學生出現藐視的行為，除在場人士受到滋擾外，更對整個典禮氣氛帶來極負面的影響。哲學家約翰·穆勒在《自由論》曾經說過，「唯一名副其實的自由，是以我們自己的方式追求我們自身的自由，只要我們沒有企圖剝奪別人的這種自由。」的確，學生有他們的言論自由，但不代表其行為就是完全正確，因為他們的行徑損害了其他人的自由時，這種言論自由就不應被視為合理。

恒鑽相信，青年人可能只是想表達自己最由衷的想法和赤子之心，但方法卻有所偏頗，忘記了一些最基本的禮貌。誠然，現在的青年受過高等教育，書本「很厚」，但經驗「很薄」，涉世未深卻有「唯我獨醒」的錯覺，往往一時衝動而容易犯上傷害他人的錯誤。現希望各位即將進入社會的青年人，能多從別人的角度思考，少一點自我中心，讓社會能夠更認同合適的「言論自由」精神。

# 暴力不得民心 拉布損害民生

林淑儀 香港工會聯合會會長

早前，立法會發生了一樁前所未見的暴力事件，有議員在行政長官答問會上，朝行政長官投擲了一隻玻璃水杯，所幸水杯沒有傷到任何人，不過已引起全城嘩然。自激進派議員進入議會後，肢體抗爭、語言暴力、投擲物件的事件時有發生，早已令全港大部分理性的市民為之生厭。這一擲，一方面激起了無數港人的不滿；另一方面，更揭露議會暴力越演越烈，理性討論的空間日益狹小，令不少港人痛心香港的命運。

除了議會暴力，議事堂中遇事拉布，已成為反對派議員對抗的新招數。「長生津」、高鐵撥款、擴建堆填區、東北發展撥款，不少與民生有關的議案，都因反對派之一己目的，以拉布拖延。昔日議會內，通過辯論，以理服人的議事精神早已蕩然無存。因為拉布，政府已有數十項關係民生的議案積壓。如這些議案未能於今個立法會會期完結前審議，預計要再拖上數月才能通過，這將影響各政府部門及社會福利系統的運作。如政府機構停止運作或社會保障款項延遲發放，受害的則是全香港市民。數百萬市民的福祉，因少數議員的無知、自私而受到損害，這是大多數市民不能接受的。

工聯會在「擲杯」事件發生後，收到了不少市民和

工友反映的不滿和擔心。他們指出反對派在議會的行徑，已令議會不能有效運作，嚴重干預政府施政，令到香港的經濟、民生不斷倒退。再加「擲杯」一事，更令市民憂慮反對派不是已放棄君子之辯，而選擇「動手不動口」。如果我們不果斷向暴力行為說不，只會為社會樹立不良風氣，投放錯誤信息予年青人，最終徒添社會戾氣，破壞香港和諧穩定。

立法會現已淪為政治秀的舞台，議會因拉布無法正常運作，政府難以施政，這絕非香港人願意看到的。議員的暴力行為，破壞了香港人崇尚和平理性的核心價值，侵害人身安全，更是我們絕不容許的。

為保民生，工聯會反對無間斷式的拉布戰；為保法治，工聯會反對任何的議會暴力行為。本月13日，工聯會將舉行「反暴力、反拉布」遊行。我們衷心希望面對議會暴力、議會失效而感到憤慨的香港市民，不要沉默，一同出來表達你們對香港應和諧發展的訴求，不要再讓反對派把持「民意」，玩弄「民意」。讓反對派明白香港人希望立法會能撥亂反正，議員能真正的議政論政，而非只顧頂上演政治秀，胡作非為。



林淑儀

白冬紅 自由撰稿人

# 香港新市鎮建設經驗值得借鑒

當前，城镇化是我國一個非常熱門的話題。如何在此進程中避免特大型城市過於膨脹導致的種種弊端，如何搞好小城鎮促進區域生產力合理佈局，是我國健康城市化的命脈所在。只有解決好上述兩個問題，城镇化才能真正成為我國後續發展的驅動力，否則反而會起負面的阻滯作用。鑒此，李克強總理在今年政府工作報告中強調「推進以人為核心的新型城鎮化」。香港自上世紀70年代開始的新市鎮建設在這方面進行了卓有成效的實踐，值得內地借鑒。

1945—1975年間，香港人口基本平均每十年多出100萬，而且幾乎全由港島、九龍這兩個原有的城市區域消化。港九空間十分有限，香港島面積約81平方公里，九龍半島約47平方公里，兩者合計僅128平方公里（還包括很多山地），至1970年代初，對人口的容納能力已接近極限。港府「被迫」之下，遂將目光投向相對廣闊、與港九有一定距離的新界（面積約976平方公里），於1973年推出新市鎮建設計劃，安置新增人口，並借此分散港九核心城區擁擠的居民。迄今，已完成三期新市鎮建設，包括：第一期——荃灣、沙田和屯門；第二期——元朗、粉嶺/上水、大埔；第三期——將軍澳、天水圍和東涌。這9個新市鎮的發展總面積超過110平方公里，整體人口約330萬，約佔香港總人口47%。若非新市鎮建設，香港斷無今日之恢宏繁榮局面。其備受讚譽，源於以下四個特點：

## 注重全方位均衡發展

第一，香港政府在推出新市鎮計劃時已有成熟的全方位均衡發展理念。受益於英國新城鎮建設經驗的啟示，作為新市鎮建設的倡導者與實踐者，時任總督麥理浩稱，「我們計劃興建的不單是住房而是社區，即包括社區所需的一切設施。在每一個『新市鎮』裡都有工廠、學校、休憩場所和公共設施，以配合那個社區的需要。我們在發展『新市鎮』時，引入了『整體設計和構造』的概念，對於香港，這是一個新的觀念，我認為它是十分成功的。」這樣，就避免了類似北京天通苑那樣僅具居住功能的「睡

城」。

第二，政府主導推進，私營力量積極參與。港府在整個新市鎮的開發中，不僅負責整體的規劃設計，修建基礎設施，更要興建大批公營房屋，再編配或低價出售給符合條件、提出申請的市民。在新市鎮中，公營房屋與香港房地產商自行開發的私人樓宇的比例，一般為6：4，部分新市鎮差不多是一半對一半。公營房屋往往是打頭陣的，在解決眾多民眾居住問題的同時，也保證了新市鎮的基本規模，聚集相當人氣。房地產商則評估恰當時機，建造私人樓宇。公、私力量相得益彰，使新市鎮建設生機蓬勃。

## 建立良好社區關係

第四，新市鎮建設還很重視社區居民間良好關係的建立，將其視為新市鎮成敗的一個重要指標。政府倡導促進鄰居關係及發展社區團結精神，鼓勵建築師設計有利於鄰居交往的房屋，而不是只顧及提供私人空間。循此指導思想，新市鎮建設並非只是一幢幢樓房、一個個屋村的拼板，而是融入了很深的人文關懷。新市鎮以公屋、居屋居多，雖然居住面積狹小，但公共花園及文化康樂設施都很齊備。居民平時可在公共空間休憩交流，並進行各種體育文娛活動，從而很自然把完全不同的各類人拉在一塊，增進他們對所在社區的情感認同和歸屬感，有利於社區和諧及穩定秩序的建立。